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集部別集類

孫可之集十卷

唐孫樵撰凡文三十五篇汪師韓作孫文記疑其中二十五篇出偽託無顯證也其文格受之來無擇無擇受之皇甫湜湜受之韓愈故具有典型然愈鎔鑄羣言自然高古湜有意爲奇樵則刻意求奇矣

舉孝廉方正

臣

張炯恭錄

孫可之先生集文獻通考作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作
十卷王漁洋止見毛本後過慈仁寺得金陵舊刻有
謝兆申跋萬歷癸丑有王文恪整序漁洋於唐文喜
牧之可之而古本亦未多見余家藏宋槧本十卷未
知與振孫陳氏所見若何卷帙完善較毛本差別公
裔孫馮翼梓而行之誠盛舉也夫立言所以不朽者
載道之謂也而徒規模字句曰似某家揣合體裁曰
似某家茆茆之義不過妃青儷白雕琢曼詞已耳而
於載道乎何有東坡云學湜不至者爲孫樵而朱新

仲則謂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
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裨治道其論與東坡
異今試取兩家集觀之湜東都修福先寺碑三千字
一字索三縑意亦輕傲者流不苟作者今持正集中
碑不復存存者類皆有意求奇之作公之文其源亦
出於昌黎觀與王秀才書述其得爲文真訣之由本
原具見則諛力之專且精而其文又能合乎道新仲
之言豈阿好乎刊旣竣姑妄論之如此宣城後學張
炯誤

可之先生文集自序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
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
元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華資久居蘭省
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
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
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
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
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

可之先生文集序
一
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纂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可之先生文集目錄

裔孫馮翼影宋槧本重雕

卷一

露臺遺基賦

大明宮賦

出蜀賦

卷二

與李諫議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秀才書

與友生論文書

卷三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

卷四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卷五

孫氏西齋錄

武皇遺劍錄

龍多山錄

卷六

迎春奏

復佛寺奏

卷七

序西南夷

序陳生舉進士

寓居對

乞巧文

卷八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卷九

逐疔鬼文

祭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卷十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可之先生文集卷一

裔孫馮翼影宋槩本重雕

露臺遺基賦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
土功且有麋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
作賦以諷之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
尺隱於修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於牧者對曰唯
昔漢文為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慝天下大同帝
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

臺始基軫于帝思既命其吏按之經費下詔曰朕以
涼德君于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冰高祖惠宗肇我
邦圻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夫朕躬孰敢加隆矧麋
府財以經此臺周爲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昇以考
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章華雖高楚民亦勞靈王
宣驕諸侯不朝民旣攜貳王遂以死豈朕不懲斯役
實興鳩材嘯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
宜詔有司亟令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
彼通天兮鞅埃埴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艸之離離

已而已而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非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俛駭陰意靈
怪暮歸魄動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

太宗皇帝繚瀛啟居廓穹起廬圜然而劃隆然而赫

孰窳孰隳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冊立大明宮後高宗增修

遂移仗焉下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

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武天后即真天下號周廢中宗為廬陵王賜姓武

氏廟祐徹主司禮博士周宗奏增武廟為七削唐廟為五吾則協二毗輔

謂梁公仁傑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什周五王與魏公元忠也

后驚默還臥明日革周復唐 吾則械二黠雛謂昌宗易

也俾即其誅胡猗飽膺謂祿山也踣肌齮骨驚血濺闕仰

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挈肅宗遂即位於靈武吾則激髯孽

悖節謂慶緒也俾濟逆殺翼兩傑憤烈謂汾陽王及臨淮王俾克斬

滅薊梟妖狂謂朱泚也突集五堂縱啄怒吞大駕驚奔吾

則勵陰刀翦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革蝕黑孰匪吾

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鞋延諫劄襟沃善

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諫當稼吞

螟吾則八瀆革濁貞觀中河屢清八囿肉角貞觀中麟見旬澤暮

溥太平十日一雨必以夜蚪穀視土開元中斗米五文錢吾見若奸聲在

堂諛舌在旁窒聰佛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

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

反澤而沴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裂乾而石天有裂而殞石

然吾聞帝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

設今孰為缺籍民其凋有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籍

甲其虛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寶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

疲農而幕府西垣河朔匹馬不牧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三十隴西平

多虛者也源天水金城四郡息馬匹至七十萬穀北垣何蹙孤

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帛匹易馬壹

壘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
房柱得是赤日烈老魅跡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慝
姚宋敬得是昏蝕魅怪橫惑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
簡盈庭闔南俟霈闔北俟霽矧帝城闐闐何賴窮邊
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獍尙何用天下兵神曾
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
古乎欺今乎吁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重江出大
劍之複關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岡而外坤謫石詭
崖汨其城屬兮屹紆鬱於雲昏嵌岌岌而查牙兮上
攢羅而戛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以去
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聞蹇余馬之不息屆
峽山之偪側劃崇巒之怒來水涵空而混碧途迨高
而緣澁不尺直而又曲跬危步之促促慄若跣而蹈
棘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陰翳倏下馳而上迴

若出地而天開龍堂呀呀而上啟怪若虎而欲噬泉
聲沸而中列靈憲宰乎像設眇山川以懷古得籌筆
於途說指前峯之孤秀傳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
去抗霸圖而此決會尺疆之不闕徒齋志而灰滅越
百牢而南指憩石門之委邃六陰崖而戶開屹巍巍
以皚皚外攢怪石之參差兮勢業峩而上排狀若鬱
雲之始騰又似乎潮波之卻頽中窳窳以寧豁敞曠
朗而洞達摧崑泉之澹澹鏘環珮於閨闈躡危石而
後通忽決漭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爲溪兮繚鬱岡而

四崇蘿薜羃歷於崑穴兮雲木森其青葱鬱桂椒與
木蘭兮芬淑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畱兮車軋軋而
又東陟雞幘之蹇嘯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束
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兮續畏途而
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瀕洞而雷抃當元冬之
隆烈觸密雪之飛噴舞迴飈而颺九垓天地紛其漫
漫路縈積以迷沒馬蕭蕭以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
逸兮徒悚慄而興歎出大散之奧區若牝足於囚拘
涉汧渭之云云歷岐雍之通途田原鬱以瀘漫兮彌

千里而爲都背槐里而趨咸陽兮索嬴劉之舊墟承
明冀闕緬以夷漫兮得隱嶙之顏隅獨五陵之尙完
兀高平而艸蕪抵長都之岌岌排闥闔而西入荷天
衢之廣闊仰白日之赫赫穀弱弓而滿鈇族兮卽澤
宮而睨的夫何號貢之缺條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
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皆云
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瞰朱門之投蹟蔑一人之
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
忽徊徊以惶惶蹇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私

展轉而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時
不知求己以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其茫茫
兮混埃壒而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窮窮走而相追
不亦勞乎於是謝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燥機餒
不飽謀凍不煖謀兮環晦牆而闔扉邀仁義與之爲
友兮追五經而爲師徜徉文章之林圃兮與百氏而
驅馳不穀吾不恥穀亦吾不辭彼上張爲公者豈終
吾遺哉

可之先生文集卷二

裔孫馮翼影宋槧本重雕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聳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

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
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
權上有開元虛己之勞如此則敘立朝廷者皆得道
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卒不能
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
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尙諫罷之今詔
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閒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
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
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

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髡
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敝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
國家復欲興旣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
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
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愚獻執事
倘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畧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
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閒作者數十輩獨高
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尙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
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尙宐世嗣史法矧足
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罔及樂武事其說
要害在樵宐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
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
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

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
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
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
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閒哉
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
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
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冠亦宜直書一
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
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

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
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
班孟堅傳蔡義尙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
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閒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
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
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
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
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黑白孰能專門立言乎樵
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

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
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
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
於師者致足下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侯乘權肆豪奴視州縣
官州縣官卽燦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
下考卽欲認官爲治必爲軍侯所傾折大者至奪觀
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
與抗由是軍侯得侵繩平民鞠訊授辭往往往獄至數
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侯至不知有觀察使
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
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

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尙歸京兆今汴軍所
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
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
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
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
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
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
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
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

職幸無忽

與賈希逸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
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
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
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積而不知止
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
取者澁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
子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
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涪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

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
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
立言必奇披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
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
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
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
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
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叅之元象其
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
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
閒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
篇則與雷賦相濶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
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
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眾且欲
哺粕啜醜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

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

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闕者然不有所
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
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
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
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
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
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澹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
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

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
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
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
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
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辭舌不敢上
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
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尙往往
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
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

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
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可之先生文集卷三

裔孫馮翼影宋槧本重雕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
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
東下直出益昌笏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
上下刺史驚一有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
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
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

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一有寧字免竄海裔無字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一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一作

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

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

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一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

一作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

人其合一作察易于廉一有約字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

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

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

止請常期不欲繫一作堅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

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

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

予居長安

一有中
十二字歲一作

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

為某縣得上下考由考

一作某人
由上下考

得某官問其政則

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

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

若干盜

一無

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樵以為當世

一有
在字

上位者皆知求才

一作
求財

為切至如

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

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

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雋俱

爲邊城迫

一作逼下同

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

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

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閒西戎兩飲馬於岷

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環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

徐呼按

一作接

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植橫堵羅戈

如林發矢如蜚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

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
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
擇羣蠻子弟叢一作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
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
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
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一本
無其三門四日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
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
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

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

戰

一作武

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

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以幸非

常

李丞相固言鎮西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齋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

至今或有踵其所爲者

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爲國家所

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
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
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
况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爲將

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

以苦

一作疎

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

每歲當給帛主將輒

先市輕帛以易其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丁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常以爲怨

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

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

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

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

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

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

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

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

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

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

一作汗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一作淺

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常牧梁

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犇輶以去

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

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

饑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

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

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
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
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
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
語未既有老叚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
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
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一作編氓日
益破墻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
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

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
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
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
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
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
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一作愁當囊帛積金笑
與秩終嗚呼州縣眞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
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
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叚條其

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可之先生文集卷四

裔孫馮翼影宋槩本重雕

梓潼移江記

涪繚于鄴迫城如蟠淫潦漲秋狂瀾陸高突堤嚙涯
包城蕩壚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
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塢音垣地別爲新
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卽堤墟舊江使水道
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
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

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
滎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飢卒賴
厚直民惜其田以顛得不可滎陽公曰吾欲戮其將
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
可滎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自
役興以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
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
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
公卽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滎陽公諾明

日滎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
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
家事將脫鄰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鄰民以滎
陽公嘗爲京兆旣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
未幾而新江告成滎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
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
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堤旣隆舊江
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
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滎陽公旣以上聞有司

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爲褒城驛記
恨所在長吏不肖出毫力以利民及覩榮陽公以開
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臯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
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
爲中貴人所并則藉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
平行二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藉
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
又步登渠渠嶺盤折而上甚峻渠嶺北並澗可爲閣
道平出渠渠嶺南可
罷渠
渠路下渠渠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
有支路直絕澗竝山復絕澗虵行磧上十里合于大

路秋夏此路當絕下黃蜂嶺復有支路竝澗出渠渠嶺下行

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秋夏此路亦絕由大路十里

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墮號怒北去河中多

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

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

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西

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

上泥深滅蹀行者多苦於此可為棧路以易之路旁樹往往如挂塵

纓纏纏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

嶺常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

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艸細可耕稼有

居民似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竝

澗高下行十里復度嶺嶺東度澗可詣為閣路平上

下嶺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閣路行七八

里扼路為關關北為臨洮關為河池自黃蜂嶺洎河

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

萬蹄今為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皆閣路竝澗

閣絕有人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

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竝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爲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人多以淮爲淮字蓋視之誤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藁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閣古閣名也閣上巖甚奇有石

刻其刻云褒中與閣主薄王漢中郡道閣縣掾馬甫漢中郡北部督郵迥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二縣匠衛續教蒲池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羌教褒中石佐泉疆等百四十人閣道教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一本作川五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南路旁人煙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至青松卽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夷地居民尤多自

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平
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疎而黑
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
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
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
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
至迴雪驛自迴雪驛南行三里上下樂坂極盤折上
下凡十五里至福溪自福溪有路並自山下由大雪
嶺平行五里上長松嶺北與山
輝大路合蓋古所通乃坦途也裨將將開此
路都將賈昭爭功且欲折之遂開古松嶺路又高下

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
雲驛西行復竝澗行二十里即背絕小嶺上下凡五

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

自盤雲驛西有路並
澗出白城西又平行

三十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興元亦古所通尤坦途
也城固之要道出其縣遂畧開路長開天嶺路也

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

極峻折往往閣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煙靄中也下嶺

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

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

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

谷舊路合矣

議者多以謂此路不及褒斜此言不公耳樵嘗淑中褒斜一經文川至於山川險易道途迹悉得條記嘗用披校蓋亦折衷耳苟使賈昭盡心於滎陽公如樵所條注誠逾於褒斜路

孫樵曰古人尙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滎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意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豈滎陽公始望耶況謀肇乎賈昭事倡乎李侁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滎陽公滎陽公無毫利以

自與而怨咎獨歸滎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蕭相國真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眄橫溢神鋒秀發秋空健骨
霜夜皎月劒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游傳巖寢說
馭物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祏蕩掃氛孽黃道回日
翠華歸闕糝糠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可之先生文集卷五

裔孫馮翼影宋槧本重雕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一作

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

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武

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

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

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

循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立嗣有天下高祖不當

事故事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惡廢命

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后已

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

世疑於禘禘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

后有嫌於禘禘矣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閭

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

號及行事繫於中宗示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名犯

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裴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

諱廟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

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張守

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白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張守

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敎稔禍階也祿山乃張

嘗犯令張曲江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稱天下

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

殺者何罪暴天下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

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

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

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沴尙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

皆所以馭邪台正俾歸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

於中宗之類是也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

叛之類 嗚呼宰相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
是也 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
者不能扞直骨於枯墳鬱諂魄於下泉磨毫黷札叢
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旣序其畧授其友高
錫望傳之矣

武皇遺劍錄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宐
其庶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堰大出虜門
戎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
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劍耶賊鎮
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孽險以扞其誅王師
萃之屢戰無功兵衄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
梟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旣聞卒愕京師輿人
謠曰上宐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

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
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
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
非武皇再用其劔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
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
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
梟渠魁於國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劔耶浮屠之流其
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蠱於民心蠶於民生力
屈財殫民恬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於閨男號於

途廷臣辨之於朝褻臣爭之於笏羣疑膠牢萬口一
辭武皇曾不持疑卒詔有司驅羣髡而髮之毀其居
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
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劔耶今者嗣皇帝
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劔空乎銛其鏑不使其
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
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龍多山錄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
得逕委延舉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
屹石巉巖別爲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
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
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欂櫨交攢欹撐兀柱懸棟危礎
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脈
膏停泓石俯對絕壑鈔臨蘭薄仙臺標異藂石負起
屹與山別猿鳥磧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齟相望

攀緣上下闖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真蓋羅
人傳晉永嘉中有爲蓋羅者於北臺上學道焉蓋羅於此白日上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去蹤
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
寂寞澄泉傳靈別壑絕明風閒境清寂寥無聲嘉木
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崑獸捷翔
牙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涸山
帶川清縈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於東日薄
於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
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

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
樵起耒而遊泊舟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
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汚此巖扃乎且
欲聞於穎陽之徒乎

可之先生文集卷六

裔孫馮翼影宋槧本重雕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

迎饗於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

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為燠寒也青帝

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郵

則孽芽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

山麓無所伐則艸木壯茁國無天札矣秋之日陛下

獄無曲次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
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繫
越百螫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啟螫無繁霜
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
大水廢反冰而花冬行夏令蠶傷螟嚙夏行冬令則
民廬舍飛蔽能李花早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是陛下政令出乎
天時則赤旱千里脩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
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革慘作和起枿生華
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煙光覺葱蘢

芳蒼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魄風日冷白慄慄蕭
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襦噓燼作
爐駒驅轍結雜選噎袂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
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感感燈青火白門無
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
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
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
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理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綿穀居則窳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卽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

正月卽位以來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
工未以訖聞陛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
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
下尙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
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
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
下卽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
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
索若干戶共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
出若干兵也

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
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
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
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
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
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
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
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
給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卽令戶口不下

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卽是鹽鐵不可除而權筭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曰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尙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尙爲陛下日夜思去

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耶臣昧死以言

可之先生文集卷七

裔孫馮翼影宋槧本重雕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
曰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
蠻之雄者曰南詔是皆鳥獸之民鳩舌言語難辨皮
服獷悍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
儒爲教先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士有觀
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蔑然前

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拔戰
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挾獸心而知禮節褫
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所被雖艸
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
効祉者二國之爲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
者則庾朝之隅不懷之倫其響風仰流歸吾化哉世
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穗稼天酒泣庭苑巢神
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颺颺習習
卽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堤防陂蓄波決壅
缺亦不可遏於其人也亦然穎川陳君學積乎勸藝
高乎專喪家徒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
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喑鳴輒以窮盡今年稍
始克偕計吏僴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
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
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己以售道不肖

尺枉以斲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
弱弓蓬矢難以妄發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命中
於行不能無述

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稿柴志枯氣索
怳怳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
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宐安守
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
宮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橐裝
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
花黑晡西方食莫雪嚴列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
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

取文章章貴奇一句戾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歲徂春
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斲言
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按以牢知音況榮辱撓其外
得失戕其內機穿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
雖其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几爲歌曰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
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乞巧對

孟秋莫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
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
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
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簣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
蠱直殘德譽跖爲聖潛回爲賊離閒君親賣亂家國
彼巧在文摘奇蹇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
浹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鬪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
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啟齒下醜沈謝上殘騷雅取媚

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辭舌鉗口媚竈
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
於達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壞詭
不窮唾古笑朴雕鏤錯落憑雲亘天曠霍延綿窮侈
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蠹
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各溺於奢凋家磨國未騁胸臆
蠱於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
雖與事濶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
曉鼓一發車馳馬犇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

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
方子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
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閭以
室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
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可之先生文集卷八

裔孫馮翼影宋槧本重雕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蕃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鷹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
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挂天不仄指日不蝕
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怫
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餗下偷上復

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潼關甲銘 并序

潼戶呀東翼廉敞南有■甲數十札焉委於前楹澀
塵飄風綴斷革刈樵過而謂之且曰此國之閫也是
小欲遏寇賊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譏守甲
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耶關吏笑而
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鞞
晝驚驚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銀投死地之不暇又
安得與客合繻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
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爲太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

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元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
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闢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
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
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況完
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
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

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
甲乎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
鄭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陳晝寓書孫樵曰與
子俱恩康公門今先遠有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
讓樵哭之慟已而揮涕敘平生公諱某字某會稽人
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
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
新峭學者無能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
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

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換試秘書郎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其與選者不踰年繼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瓌尙書倉部郎中崔亞前左拾遺陳晝洎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戶部巡官明年改鹽巡官天付介直不能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裴公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

大理司直或有所讞宰相莫能迴其筆明年授賜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改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蒞事且詔羣吏曰二十年已旋推官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閒曰康公宜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授海州刺史

廉而不刻明而不抉案牘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羣胥
輩徒搦管捉紙字字書出蓄縮汗慄何暇爲奸犯耶
以故老吏猾胥畏之如神明秩罷退居淮陰咸通八
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尙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
諭制置鹽法使兼西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
至西川不浹旬而鹽無二價蜀甿至今賴之會西川
節度使劉公以疾薨戎兵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
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
詔以竇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竇滂逗遛不以

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醴州
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
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殲正人誠疲民之
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
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
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云長
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七女未笄夫
人自京師攜其孤犇喪於管城某年九月三日以公
之喪權窆於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生月中舉桂
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
鵷行望郎錦川星使騏驥蹠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
煙霄漸邇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
曰田發紉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
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
以四稱武岐雍閒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
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
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
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
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畱無我枝者是亦善
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

入地曹之君臣將犇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
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
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
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
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
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
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夷彼屠齊城合諸
侯在下矣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勳啟宮於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
孰守不城阻湖爲池限華爲門波非不狂巖非不崇
守不以仁社爲周遷將蒙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
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
自華洎夷罔不順同屹爲國垣以藩有虞其堅如金
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
一家熙熙相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
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頹夫唯帝城哲王獨知

可之先生文集卷九
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難無寧無荒
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板雖崇其策難堅
非帝之心孰爲帝城

可之先生文集卷九

裔孫馮翼影朱槩本重雕

逐疴鬼文

孫子病疴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
於嚴冰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
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
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
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
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旁

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
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
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
若教予訐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
教予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
牽予裾而躡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
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
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己日消是殘吾生於疢鬼也
予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

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
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宏者剋
己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宏死而有知是
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
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唇柔聲婉顏狐媚當
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劒華
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鏹磨鱗
差螭縮陣陣腥澀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
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

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我招之
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
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
鴈兒具時羞之奠敬祭於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
夫高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爲分日
牢爲道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
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爲一善君喜見顏我爲一
失君慍形言意我尙華布衣御寒樵常意在華飾故友爲樵常蓋布被
用以示樵常汲汲於進取故友意我苟進蓑笠當軒爲樵懸蓑笠於前軒以
尙示高我蟠濁泥君躡青雲不以升沈壅隔其閒誨我

如兄煦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
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我之賴君如倚華山庶寡
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淞毗我從邠軍方恨綿邈凶計
遽聞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晡忘食百身
莫贖何裨往魂嗚呼痛哉杵臼死義比于死仁君殞
賊手爲怨難論嗚呼痛哉君殞喬谷我歸咸秦試發
舊篋君書盈千詞旨重重墨色如新苟非相諫卽是
慰安填臆悲來淚如迸泉嗚呼哀哉天喪吾友吾何
望焉誰拯湮溺孰開頑昏嗚呼痛哉世人結交違寒

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呼痛哉敬姜晝哭嵇紹
幸存轉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醪饌告辭柩前嗚呼
哀哉尙饗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
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卽
唾今於張君信有靈焉會昌五年夜躋此山凍雨如
泣滑不可涉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慍僕前仆後
踣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閒北望空
山火起廟墻焰焰逾丈飛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
晝樵謂廟奴苦寒爇薪取溫曉及山巔鑷澀廟門餘
燼莫覩孰知其然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是猛

雨如電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爲晴曩火乃靈斯
言纔閃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
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
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
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可之先生文集卷十

裔孫馮翼影宋槧本重雕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漢襄閒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
畧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
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
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
百僚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
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

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甃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忙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尙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

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辭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尙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閒因取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譌文者十一是歲大

中五年也

罵僮志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暝行據牀隱几懣然不寐二僮以樵尙甘於眠偶語戶閒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闔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

割口食以就卷軸冒暑觸雪攜出籍謁所至之門當
關迎嗔俛眉與語授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
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
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
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闊凡爲世人宛顏巧脣望
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齷指癡步昧於知
機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麤知首尾則爲有
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礮反覆期入聖域徒
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

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
病句句淡澀讀不可入徒乖於眾孰適於用凡爲造
謁去令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蹟寂
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
爲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溫
燠膠牢淡泊時或藜藿處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
戶以故學獵今古不爲眾譽文近於奇不爲人知九
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期一歲之間幾
日晨炊饑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撥何怨於時浪

死無成就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
諭不得遂敲几而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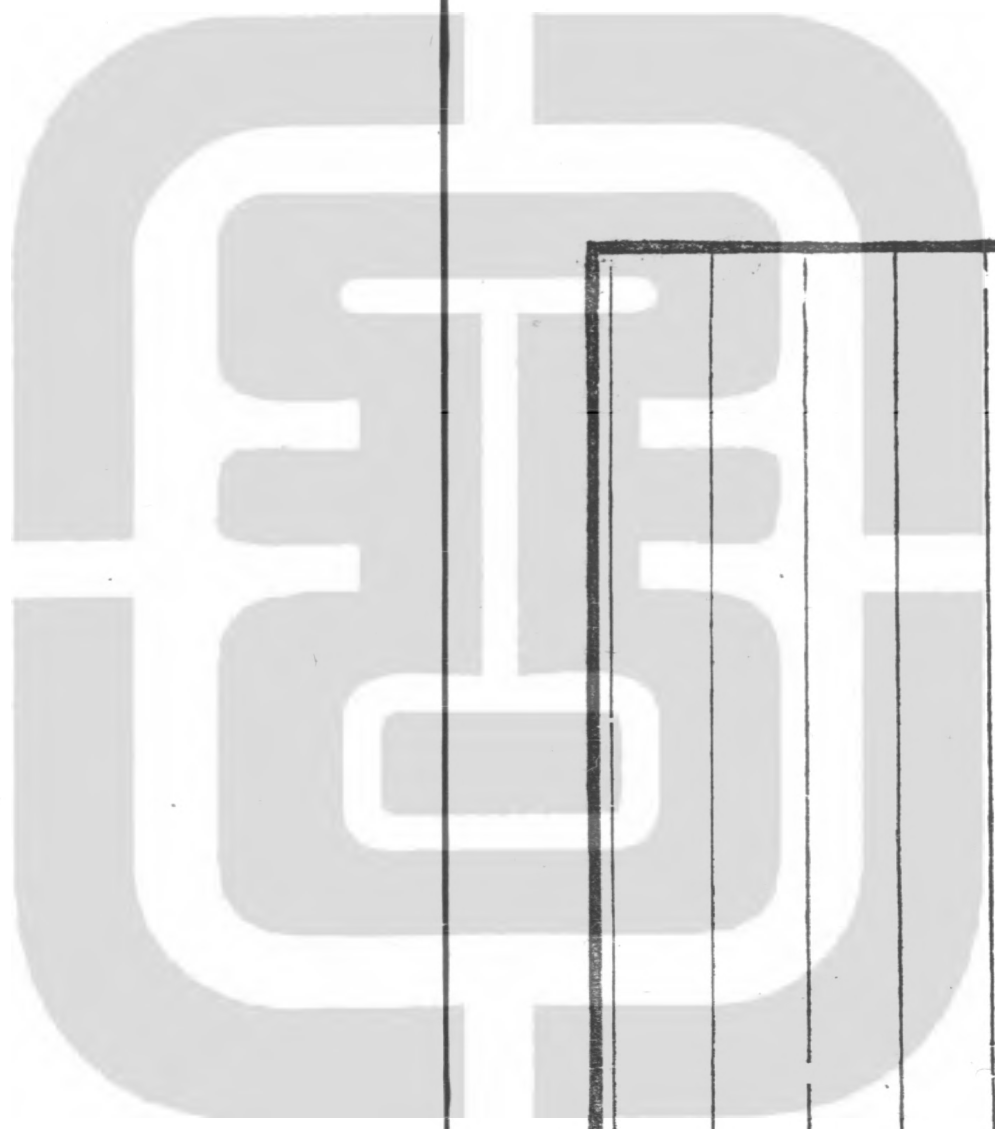
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學之不修
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讐噫吾之所貴僮之所
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
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爲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
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蠶蠹海隅賴之而
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旣來襄陽始用李
從事■之畫能成新堤卽問可以爲治狀對曰天子
以襄陽饑昨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
城爲唐州唐州之支邑爲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
斷堤嚙道而西派於二流南別爲溝壤高岸頽水不

得行昔召信臣嘗爲南陽能爲民障水泉廣溉灌世
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地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
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功不加修堤豁於流浸洩爲
波自泌陽以南平氏以西居民甚逋墾田甚凋公則
能復信臣舊規眞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
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卽爲條分程度指畫經
畧且使蹟其故堤以鯁二渠鑿其枯溝折爲南流水
門旣陳百瀆脈分蔓蔓於原枝枝於屯數百里閒野
無隙田早無槁苗召堰旣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

忘其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
自南海至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居鏗
耀有聞及爲潞州聲光削然發戍兵甲屢興而譁盧
公駭咤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
李從事陷於讒言獲譴當奪權自盧公黜留樂陽如
此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
年召堰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
從事之蹟不爲人知作復召堰籍



British Library



